

莫高窟 C.245窟及榆林窟 C.6窟慕容氏 題名考 ——瓜沙史事叢考之五——

蘇 瑩 輝

前 言

昔羅叔言撰瓜沙曹氏年表，謂張氏時歸義節度領瓜沙等十一州，五代時，則歸義但領沙、瓜二州（此說應修正，詳下文第三節）。又云：「石室本曹夫人讚、曹良才畫像讚，尚有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曹大王之稱，則但存其名，非其實矣」。其說是也。羅表於廣順、清泰元年七月癸丑「檢校刑部尚書瓜州刺史慕容歸盈轉檢校尚書左僕射」下注云：

在後唐時，義金雖帥歸義，而瓜州刺史尚以他姓任之。至晉以後，則主二州者，莫非曹氏之子姓矣。

自羅表問世後，治瓜沙史事者，對其說贊同者有之，表異議者亦有之。茲篇之作，雖以壁畫供養者題名爲主，然亦徵引敦煌碑文、石室寫本以及史籍記載，互相參證；間有斷以己意者，尚祈宏博教正焉！

（一）莫高、榆林二窟壁畫慕容氏供養像題名

莫高窟 C.245 (1)窟（晚唐洞，宋重畫）(2)東壁，畫女供養像二身；男供養像一身，皆南向立（在左壁下洞口旁）(3)。謝氏敦煌藝術敘錄云：

女像第一身，高四尺四寸，鳳冠，朱衣，持香爐。題名：「皇……………」

女像第二身，尺寸服飾同第一身。題名：「窟主娘子閻氏一心供養」

第三身爲男像，高及女像之半。題名：「男節度都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4)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貴隆……………」

與女供養者對面壁畫男供養像二身，皆北向立（即在右壁下洞口旁）(5)。第一身高三尺八寸，朱衣，束帶，持香爐。題名據余錄本作：

「皇祖墨釐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6)……………」

第二身高三尺八寸，朱衣束帶，執笏。題名：「窟主玉門諸軍事守玉門使君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7)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8)慕容言民」

按莫高窟隋、唐人在門洞（即甬道）兩旁繪製供養者像之常例，雖是以北爲上，但在晚唐、五代初年之門洞供養像列，往往出現變例(9)；即如本窟之女北男南，以及男、女供養者之同列繪製，亦其一例。

榆林窟 C·6 窟（唐人創建，宋人重修）(10)，在踏實河東岸上層，自南至北，分前後兩洞。洞內高 248.5cm，闊 525cm，深 231cm。東壁有清代塑像二軀。南壁八部天龍及聲聞菩薩。下層男供養者像，計二身，後立僕侍四五人，已殘毀。其第一身可見題名如下：

「勅受（授）墨蓋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11)

後洞甬道南壁，繪男供養者四身，謝氏敘錄云：

第一身，高四尺，烏帽，朱衣，持長柄香爐。題名：「皇祖檢校司空慕□(12)□□」

第二身，高三尺九寸，題名：「…………『紫』（羅本有紫字）亭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保實……」(13)

第三身，高三尺八寸半，第四身，高三尺八寸；題名均剝落(14)。

後洞洞口左側（北壁），繪女供養者三身，羅氏記錄云：

第一身，高 140 cm，鳳冠華服，手捧花盆(15)。題名：「曾祖妣曹氏□□□□」(16)。

第二身及第三身，均高 140 cm，服飾相同(17)，但均模糊，題名亦不可見。

（二）二窟供養者題名之時代

以上所述莫高、榆林二窟之壁畫供養者題名，其中「皇祖檢校司空」銜（見榆林 C·6 窟後洞甬道南壁第一身）之一人，與同窟洞內南壁下方之「墨蓋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題名有部分相同。余曩撰「榆林窟壁畫供養者題名考略」一文(18)時，曾疑二者同屬一人，今就本窟與莫高窟 C·245 窟供養像列全部（包括男女供養者）題名，綜合比觀，始知「皇祖檢校司空」與「…………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并非一人（說詳下文）。

爲欲說明兩窟慕容氏供養像列之時代先後，必從比較題名結銜與各人身份之尊卑

著手。茲先言莫高窟 C·245 窟，該窟男女供養者之繪製部位，已反常例，加以慕容貴隆像則於女供養像列，尤屬罕見。爲敘述方便并使讀者更易明瞭計，姑將此窟男、女供養者（立像）部位編號并作簡表如下：

（立北向南）

No 1 第一身：「皇……」

No 2 第二身：「窟主娘子閻氏」

No 3 第三身：「男節度都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¹⁹⁾散騎常侍⁽²⁰⁾慕容貴隆……」

（立南向北）

No 4 第一身：「皇祖墨釐軍⁽²¹⁾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

No 5 第二身：「窟主玉門諸軍事守玉門使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²²⁾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²³⁾慕容言長⁽²⁴⁾……」

由於 No 1 題名只存一『皇』字，故對此一女供養者在本窟之輩份，甚難確定。無已，可試測於下：

甲式（假定『皇』下有『祖妣』二字）——她將是 No 4 已亡故之妻，No 3 已故之祖母。

乙式（假定『皇』下有一『妣』字）——她將是 No 5 之亡妻（元配），而 No 2 將爲 No 5 之繼室。

以上兩式因缺乏旁證，雖無從判決孰是孰非，所幸 No 3 及 No 5 題名上均冠有「慕容」複姓，再證以相對立之 No 2 及 No 5 俱爲窟主；故可推知此五人乃同一家族⁽²⁵⁾。

設若乙式爲是，更有下列四項可以佐證其說：

⊖ 據謝氏敘錄，No 2 之尺寸（高四尺四寸）、服飾（鳳冠、朱衣、持香爐）均與 No 1 相同。

⊖ 因 No 1 先卒，故冠一『皇』字，以示尊崇；且得與其舅（No 4）對立。⁽²⁶⁾

⊖ No 2 與 No 5（假定是夫婦）名爲窟主，實際上修功德者或係 No 3，蓋父與母乃一家之主，故亦以「窟主」冠於 No 2，No 5 題名之上，表示孝敬。

⊖ No 2 以窟主而列於 No 1 之後者，或亦出於 No 3 之主張，其意蓋以『皇妣』尊其大母；亦或兼其生母之命，而以 No 2 居於次位耳⁽²⁷⁾。

此窟作德者之行輩既如上述，進一步可考其與榆林 C·6 窟諸慕容氏題名之先後。上文余曾謂榆林 C·6 窟之「皇祖檢校司空慕容□(容)□□」銜(在後洞甬道南壁)與同窟有「墨嶺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題名(在門洞外南壁)者，并非一人。知其然者有下列三種因素：

(甲) C·6 窟之「墨嶺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與莫高 C·245 窟之「皇祖墨嶺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爲一人，其時代較慕容歸盈(曾任瓜州刺史)爲早⁽²⁸⁾。

(乙)此兩身供養者題名，雖同在一窟，但畫壁部位不同。

(丙)「墨嶺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題名所在洞窟(C·245)，爲晚唐創建之窟(間有宋修畫面)，其鄰近諸窟⁽²⁹⁾，皆早期洞，不可能有五代後唐人題名。若再求旁證，可就榆林 C·17 窟前洞甬道右壁(南)供養者題名言之，此列男像共三身；

第一身題名：「推誠奉國保塞功臣勅歸義軍瓜沙等州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譙郡開國公……曹元忠一心供養」

第二身題名：「……姪……檢校司空兼……曹延……⁽³⁰⁾」

第三身題名：「……守⁽³¹⁾玉門軍使檢校刑部尚書……」

按現時所見敦煌資料中，曹氏『延』字輩⁽³²⁾尙無任玉門軍使者。且就 C·17 窟建於建隆三年(962)正月以前看來，第三身之供養者，其時代雖較曹延晟、延瑞昆弟爲早，但最早亦只能與曹元忠⁽³³⁾同時；果如是，其人已較慕容歸盈(與曹義金同時)爲晚，故知此一位「檢校刑部尚書」之玉門軍使，并非後唐清泰元年(934)由檢校刑尚、瓜刺轉任檢校尚書左僕射⁽³⁴⁾之慕容歸盈。或謂此人題名與莫高 C·245 窟慕容言民之結銜相近似，以爲或即言民其人。余曰不然。因言民爲歸盈之尊長輩，何以明之？理由如下：

○榆林 C·17 窟曹氏供養像列之繪製時代，在宋太祖建隆三年以前，曹元忠之父義金係與慕容歸盈⁽³⁴⁾同時人物，而莫高 C·245 窟之「皇祖墨嶺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其人，尙且是慕容言民之祖或父⁽³⁵⁾輩；亦較義金爲早，焉有後義金數輩之人物猶得與義金前輩(慕容氏)共同作德繪像之理？

⊙與曹元忠叔姪等供養像列相對（在甬道左壁）之女供養者（南向立）第二身，爲元忠長女，題名作：

「長女小娘子延肅『出適慕容氏』⁽³⁶⁾」有人以爲「……守玉門軍使、檢校刑部尚書……」者必慕容氏，且是延肅之夫婿。果如其說，延肅將爲保實之兒媳；亦卽歸盈之孫媳，設若進一步以延肅爲言民之婦，則更屬僣不於倫。蓋義金與歸盈爲平輩（指同時分主沙，瓜二州而言），元忠與保實爲同輩，延肅與保實之子爲同輩⁽³⁷⁾，就兩家世系班輩言，此猶可說。至於言民，且爲歸盈之長輩，論時間與輩份，皆不可能娶義金之孫女也。

余謂榆林C·17窟曹延肅題名下正因有『出適慕容氏』字樣，恰可證明「……守玉門軍使、檢校刑部尚書……」一位供養人之不姓慕容，何則？延肅題名上并無其夫之職銜（如『玉門軍使夫人譙郡曹氏』字樣），更況莫高、榆林二窟供養題名諸例中，在曹氏一家（如父子、叔姪並列）供養像列內，尙少見羈雜一外姓者耶？

⊙基於第⊙項理由，我認爲C·17窟之「玉門軍使、檢校刑部尚書」其人，蓋是曹延晟⁽³⁸⁾、延瑞⁽³⁹⁾兄弟行中之一人，而延晟之可能性尤大。

由於榆林窟C·17窟曹氏供養像列中有「守玉門軍使」題名（假定爲曹延晟、延瑞兄弟之一）之出現，再證以莫高窟C·245窟諸慕容氏之題名，有二事獲得實證⁽⁴⁰⁾，即（1）閻文儒氏榆林窟調查報告嘗謂「……此（指C·17窟參道南壁供養者第三身）『守玉門軍使』，必曹氏父子也」（見「歷史與考古」第一號）。三十餘年前余讀閻文，雖表贊同，輒以無具體例證爲憾，今就上述之事實參午考覈，對閻說更能徵信。（2）往歲上虞羅氏著瓜沙曹氏年表，認爲後唐時曹義金雖帥歸義，而瓜刺猶以他姓任之，石晉後之主瓜、沙二州者，則莫非曹氏子姓矣。今按果如拙考（詳下文），更可推證義金以前之瓜州刺史，當晚唐以至五代初期，固已由慕容氏遞任矣。

爲便於敘述榆林C·6窟男、女供養像列之時代先後，仍編號作簡表如次：

外洞（南壁自東而西）

No 1 第一身：題名「勅受（授）墨藍軍諸軍事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

（北壁）下層女供養者三身及侍女數身，均已模糊，題名亦泐蝕。

裏洞（南壁自西而東）

Nq 2 第一身：「皇祖檢校司空慕容□□……」

Nq 3 第二身：「……紫亭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保實……」

Nq 4 第三身：高133cm，題名模糊，不能辨識。

Nq 5 第四身：高133cm，題名模糊，不能辨識⁽⁴¹⁾。

裏洞（北壁自西而東）

Nq 6 第一身：「曾祖妣曹氏⁽⁴²⁾□□□□」

Nq 7 第二身：高140cm，服飾與第一身（鳳冠，華服，手捧花盆）同，⁽⁴³⁾但均模糊，題名不可見。

Nq 8 第三身：高140cm，服飾與前身同，但均模糊，題名亦不可見。

此窟⁽⁴⁴⁾向覺民氏題為「五代洞」，謝稚柳氏題為「宋洞」，羅寄梅氏題為「唐人創建，宋人重修」。今按此窟包涵之塑像、壁畫以及供養題記，時代俱極複雜；除宋、元、清三朝外，亦有五代初期之供養者像，如Nq 2（慕容歸盈）即其顯例。Nq 3為慕容保實⁽⁴⁵⁾，即歸盈之子，其題名之「紫亭鎮遏使」職銜，可為唐以後⁽⁴⁶⁾宋以前⁽⁴⁷⁾沙州歸義軍屬官之明證。Nq 4與Nq 5，其中必有一人為窟主，且係Nq 2之孫輩；另一人亦可能為Nq 3之弟。Nq 6（曾祖妣曹氏）為Nq 2（歸盈）之妻無疑，且此曹氏必亦系出亳州，而為義金家族⁽⁴⁸⁾。至於「曾祖妣」（據羅氏錄本）之『曾』字已漸泐蝕，謝氏錄本作「曾皇妣」，非是。愚以為作「皇祖妣」⁽⁴⁹⁾較宜。Nq 7與Nq 8之題名均已漫漶，至於服飾當從謝氏記錄（鳳冠，花衣）⁽⁵⁰⁾，以別於Nq 6之「鳳冠，朱衣」⁽⁵¹⁾。如Nq 5為歸盈之孫，則Nq 8可能為曹元忠之長女延肅⁽⁵²⁾，蓋就義金父子與歸盈父子班輩言，尚無不合耳。但Nq 8亦未嘗不可能為Nq 3（保實）之女或其姊妹行也！姑著其疑於此。

綜觀上文論述，可知莫高C·245窟壁畫供養者之時代，早於榆林C·2窟之Nq 2—Nq 8七身題名；而C·6窟之Nq 1題名，應與莫高C·245窟之Nq 4（瓜州刺史檢校司空）為同一人。

（三）小結

瓜州⁽⁵³⁾自大中五年（851）唐室於沙州設置歸義軍以來，即為該軍區所轄十一州

之一。惟自曹元忠以訖曹賢順領鎮期間，歸義節度所管；均只瓜、沙⁽⁵⁴⁾二州，且據曹宗壽遣使所稱之「當道二州八鎮」云云，尤足爲咸平（1002）時歸義但統二州之證⁽⁵⁵⁾。蓋謂歸義軍入宋後只領瓜、沙二州則可，以爲五代時歸義節度只統二州⁽⁵⁶⁾，則有未諦。

從古籍記載與莫高、榆林諸窟壁畫題識比照參考結果，約略可知晚唐瓜刺之名銜，率皆於「持節瓜州諸軍事」後附署「墨盞軍使」字樣。迨朱梁初葉，一度以「瓜刺」置於「墨盞軍使」兼銜之後。自慕容歸盈時起以迄大中祥符之時，不但「墨盞軍使」兼銜已不見於畫壁，且於「瓜州刺史」上率皆冠以檢校官名，此其大較也。

附注：

(1)本文所引莫高、榆林二窟號碼，均用昔年張大千先生編號。

(2)此據謝稚柳先生說。

(3)史岩先生敦煌石室畫像題識稱「東壁」（謝氏敘錄如此稱）爲本殿前壁左方像列，只有第二身及第三身，而無第一身。

(4)史氏錄本亦作左，另一本抄作「右」。

(5)史氏稱爲本殿前壁右方像列。

(6)謝氏錄本於「……諸軍事」下僅有「光祿大夫」四字。

(7)此據謝氏錄本，向覺明先生錄本作「右」。

(8)「清河」二字，謝、史二氏錄本均缺，余據向氏錄本增入。「上柱國」三字，則據謝本增入。

(9)可參閱拙撰「莫高窟 C·155 及 C·305 窟供養者題名考」，載在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學報第一輯。

(10)此據羅吉眉先生說。謝稚柳氏榆林窟敘錄，則題爲「宋窟」。

(11)以上據羅吉眉氏記錄。

(12)羅氏「安西榆林窟的壁畫」（載在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三期）題記『莊』下有『容』字。

(13)此條題名，謝本缺漏甚多，故參錄羅本。又『保實』，羅本作『保資』。

(14)蓋按此二人中，必有一人爲窟主；即作德修建洞窟之人。

- (15) 謝氏敘錄第一身，僅記身高四尺。
- (16) 謝氏敘錄作「晉皇妣曹氏一心供養」。蓋按羅本『晉』字，疑爲『皇』之誤寫，說詳下文。
- (17) 謝氏敘錄作「第二身，高四尺，鳳冠，花衣，手持花盆。第三身，高四尺一寸，服飾同第二身，題名均剝落。」
- (18) 收入宋史研究集第十三輯，台北宋史研究會出版。
- (19) 史，謝二本並作「左」，唯「閻」本作「右」。
- (20) 謝本此處有『御史大夫』四字。
- (21) 史氏錄本，僅存『皇祖墨□軍（以下泐蝕）……』字樣。
- (22) 史氏錄本『檢校』以下缺。
- (23) 閻文儒氏錄本，無『上柱國』三字。
- (24) 此據謝氏錄本作『長』，但向達、閻文儒二氏錄本均作『民』。又閻氏錄本作「清河慕容□（言）民」，較各本多『清河』二字。
- (25) 若謂Na 4 及 Na 5 與Na 1—Na 3 非一家人，其主要理由爲Na 5 與Na 2 之題名上皆有『窟主』字樣。然莫高C·75窟（曹元忠所開窟）施主曹元忠之題名雖剝落，而其妻（新授潯陽郡夫人）翟氏之題名上，固亦冠有『窟主』二字，因此，其理由亦難成立。
- (26) Na 4 題名『皇祖』下泐蝕，姑不論『祖』下有無『考』字，凡列第一位者，皆屬尊長輩。
- (27) 此例甚多，如莫高窟C·75 窟（曹元忠夫婦爲窟主）女供養者題名中，元忠將其生母（宋氏）供養像列於索氏夫人與迴鶻公主（皆爲義金之妻室）之後，即其顯例。
- (28) 說詳下文。
- (29) 如C·242，243，248 皆魏窟，246，247 皆盛唐窟。
- (30) 蓋按此人當是曹延恭，延恭於宋建隆三年正月制授檢校司徒，此題名時代，應在建隆三年以前，其時延恭在瓜州團練使任。而莫高窟C·79 窟之「瓜州防禦使……（延恭）……」題名，則應在建隆三年正月以後；惟其時延恭卒已多年，故其供養像與其已亡之父兄並列耳。餘詳拙撰瓜沙史事系年增訂稿。
- (31) 此據閻文儒先生錄本，謝、羅二氏均作『等』。
- (32) 義金之子，延恭之叔；延祿之父；延晟昆弟之伯叔父輩。
- (33) 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五。
- (34) 後唐清泰初年歸盈刺瓜州時，義金正帥歸義軍。
- (35) 按莫高C·245 窟「皇祖墨旌軍……知瓜州刺史檢校司空」供養者與慕容言民之身長、服飾均相同，假定與慕容貴隆爲一家人，則瓜刺司空爲貴隆（實際窟主）之祖之可能較大。
- (36) 此五字較小，略偏右。
- (37) 詳見下文論證。
- (38) 爲曹延祿從弟，於乾德四年（966）五月爲歸義軍節度監軍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平興國五年（

980) 四月，檢校司徒瓜州刺史。

(39) 爲曹延晟之弟，於興國五年四月歸義軍衙內都虞侯，咸平五年（1002）八月任瓜州防禦使。其在榆林窟C·25 窟之「節度副使守瓜州團練使檢校司徒」題名時代，應在興國五年四月以後，咸平五年七月以前。

(40) 此所謂實證，乃指書本文獻以外之實物資料而言。

(41) 第三身及第四身，二人中應有一位是窟主。

(42) 謝本作「曾皇妣曹氏一心供養」，與羅氏錄本作「曾祖妣曹氏」者異。

(43) 謝氏錄本第一身，僅記高度，第二、第三身均作「鳳冠、花衣、手持花盆，題名皆剝落」。

(44) 此窟在踏實河東岸上層，是由南向北行之第一洞，鑿於五代初期。

(45) 羅氏錄本作「資」。

(46) 據巴黎藏石室本P.2625號（敦煌名族志殘卷）有云：「陰氏隋唐已來，尤爲望族，有陰稠者，……長子仁幹，……唐任昭武校尉，沙州子亭鎮將。」知唐末以後，始稱鎮遏使。

(47) 莫高窟C.214號窟（建於興國五年）窟簷記，有「□□（歸義）軍節度內親從知紫亭縣令…閻員清」銜名，知宋初已於紫亭（即子亭）設縣。

(48) 慕容氏爲敦煌望族，而曹氏在義金之長兄（良才）以前，即已作宦沙州，其後如義金及曹仁貴（見石室本書狀）均曾任沙州長史。義金帥歸義時，即以歸盈刺瓜州，其後又屢與慕容氏通婚姻（出適慕容氏者，有延肅，娶於慕容氏者有延瑞。）而瓜州、玉門等地，亦多爲慕容氏鎮守，實非偶然也。

(49) 對立之No.2既有「皇祖檢校司空」（歸盈晚年結銜）字樣，故知No.6爲窟主之祖母。且在諸窟供養者盡像旁，殊少見有「曾祖」輩之題名，故作「曾皇妣」及「曾祖妣」者，皆不可從。

(50) 謝本「手持花盆」之「持」，應從羅本作「捧」。

(51) 羅本作「鳳冠華衣」。

(52) 在榆林C.17 窟甬道右壁第三身之「玉門軍使檢校刑部尚書」其人，并非延肅之夫，而可能爲曹延晟、延瑞兄弟中之一人。

(53) 今之甘肅省安西縣。

(54) 今之甘肅省敦煌縣。

(55) 可參閱拙撰「五代迄宋初沙州歸義軍節度使領州沿革考略」一文，載在宋史研究集第八輯。

(56) 此爲羅振玉說，已見前引。